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十三



周濂溪集

拾卷

記國史濂溪傳後

朱熹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  
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說及  
通書巽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  
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  
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  
所据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  
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  
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賢之累啓後學之疑益  
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  
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刪國史所記  
草頭木脚之語而神祖猶俯從之况此乃  
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  
無不可改之理矣

題太極西銘解後

朱熹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

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  
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  
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  
未可以輕議也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節

朱熹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  
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  
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  
後口耳失其具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  
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  
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云云

聚樂堂說

何士先

濂溪先生發孟氏不傳之祕以淑諸人始自  
伊洛卒遍天下厥今九江以南暨五嶺之陴  
先生足跡所至皆立祠奉之惟謹四方學者  
凡有得於先生之緒餘往往爲正人端士噫

嘻亦盛矣吾鄉乃其正宗董陶漸清視他邦  
實過之而反不及焉何哉豈吾東家占未尊  
信於魯人而傳之者眇耶夫道不遠人匹夫  
匹婦之愚可以與知日用飲食斯須違之不  
可獨以先生所至而存所去而亡而學者必  
曰得於先生云者蓋其師承源流之所自焉  
爾惟人各尊其所自於是相與尸而祝之以  
報休德之亡窮不然捧土立木爲叢祠水濱

竹間若野畦然焉攸用吾曹既知所以事先  
生之禮抑思所以尊先生之實春秋饋奠盍  
簪於此目先生之眸容心先生之奧學必求  
太極通書所喻者何旨必求簞瓢飯蔬所樂  
者何事切切惻惻開誨琢磨所見益明所得  
益豐以善其身以風其鄉人莫不皆爲仁義  
中正之歸夫然後知斯堂之不虛設先生之  
言曰道義有諸身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

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今爲斯堂所以事先生且爲朋儕講貫之地士生請用先生遺訓榜之曰聚樂諸君皆曰然因屬士先爲之說

春陵續編序

葉重開

濂溪先生通書傳之者曰聚春陵本取先出板浸漫滅重開旣白諸郡侯參以善本補正

訛闕併以南軒晦菴二先生太極圖說復錄木郡齋矣今序次此編名之曰濂溪集其間諸本所不登載四方士友或未盡見采諸集錄訪諸遠近得之以類相從分爲七卷或謂晦菴更定周子之書至于再三極其精審凡銘碣詩文附見諸舊本者悉從刪去疑此集之雜將無補於求道重開應之曰晦菴發明正道之傳示學者以純一之旨擇之不容不

精是書集於先生之鄉凡片言隻字知所尊  
信者猶恐或失之取之不得不廣又况先生  
之道愈講愈明學者仁智之見雖有淺深然  
自遠而即近由粗以至精月異而歲不同今  
而畢錄于此觀之者宜知所適從矣云云淳  
熙己酉十一月庚申括蒼葉重開謹書早希  
賢閣

書文集目錄後

度正

正往在富沙先生語及周子在吾鄉時遂寧  
傅耆伯成從之游其後嘗以姑說同人說寄  
之先生乃屬令尋訪後書又及之正於是徧  
求周子之姻族與夫當時從遊於其門者之  
子孫始得其與李才元漕江西時慰疏於才  
元之孫又得其賀傳伯成登第幸謁於伯成  
之孫其後又得所序彭推官詩文於重慶之  
溫泉寺最後又得其在吾鄉時所與傅伯成



手書於序見其所以推尊前輩於書見其所  
以啓發後學於謁於疏又見其所以篤於朋  
友慶吊之誼故列之遺文之末又得其同時人  
往還之書唱和之詩與夫送別之序同游山  
水之記亦可以想像其一時切磋琢磨之益  
笑談吟詠之樂登臨游賞之勝故復收之附  
錄之後而他書有載其遺事者亦復增之如  
近世諸老先生崇尚其學而祠之學校且記  
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後世者今亦  
併述之焉正竊惟周子之學根極至理在於  
太極一圖而充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則在通書吾先生既已發明其不傳之秘不  
言之妙無復餘蘊矣其餘若非學者之所急  
然洙泗門人記夫子微言奧義皆具載於論  
語而夫子平曰出處之粗迹則亦見於家語  
孔叢子等書而不廢正今之備錄此篇其意

亦猶是爾學者其亦謹擇之哉嘉定十四年  
六月二十有八日後學山陽度正記

書滄鄉大全集後節

度正

云云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理中有氣氣中有  
理固不可離而爲二也然聖賢之示人有專

言之者有兼言之者無極而太極是指極至  
之理而專言之夫子言性與天道孟子道性  
善是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合理與

卷八

廿九

五

氣而兼言之性相近習相遠中人以上可以語  
上中人以下不可與語上是也物得其理所  
以成性得其氣所以成質理反原氣不反原  
三代而上異端邪說不作而民聽一愚夫愚  
婦可以與知焉自佛法流入中國而人始惑  
矣周先生所以著爲是說者蓋以發前聖  
之未言啟後學之未悟嗣遺音續絕響垂於  
無窮其功顧不大哉然先生以其光風霽月

灑落之曾言之今乃欲以急迫匆遽之心於其聰明恃其智巧欲襲而取之宜乎讀之者多而知之者無幾也然則學者苟能虚心一意積其操存之實極其涵養之功優柔厭飫以求之夫何難致之有學者勉之而已

云云

同前

胡安之

易兄綸叟昆仲暇日携所刻周子大全集見示曰願有以志其後愚謝不敢他日論及

三五

卷八

卅

信

無極而太極之旨愚竊誦先師文公之言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又誦曰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為之詞無以易此言矣綸叟曰然則邵子所謂道為太極心為太極何耶曰老師所釋以名義言之也邵子道為太極以流行者言之也心為太極以統會者

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  
同出一原不知統會無以操存不識流行無  
以處物圖義備此綸叟又曰文公先生曰五  
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  
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大極之全體無不各  
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如何曰各一其性氣質之性也性之無所不  
在本然之性也性之字義雖曰不同然既有  
氣質則本然之性未嘗不具於其中也綸叟  
喜曰請即此二者以志焉可乎愚又謝不敢  
綸叟固請曰問學之工亦可以告於示人而  
不廣資問辯之益乎愚無以對因直錄所以  
相與酬答者如此

云云

紹定元年二月甲子

末學萍鄉胡安之叔器敬書

婺本三書序節

王夢龍宗

孔子歿而微言絕孟子歿而道統絕晚周而

下枝爲百家蔓爲異端枿爲傳注華爲辭  
章泯泯焚焚萬古如夜其流禍之慘天地爲  
之磔裂民物爲之糜爛世道爲之凋落蓋  
千百年于此矣及我朝而濂溪先生始出  
沂洙泗之絕派濬關洛之正源至程張諸先  
生而益明歷朱張呂三先生而大備立言詔  
後是不一家其尤大彰明者濂溪之太極圖  
通書橫渠之西銘是已然皆理博而詞約旨

微而語遠學者往往眩其大而苦其深先儒  
踵作有解義在夢龍時取而沈潛屢餐飲之稔  
然會予心渙然泮予疑淵源之奧幾無餘蘊  
猶懼夫人之不得盡見也詎容不思所以廣  
其傳乎因念昔龜山疑西銘而伊川發明夫  
理一分殊之論二陸疑無極而晦菴推行夫  
無形有理之旨問不厭審辨不厭明云去嗚  
呼太極圖通書學易之門戶以明夫三才萬

化異用而同體西銘求仁之闡奧以明夫天  
地人物理一而分殊學者沿流以尋源則此  
編其舟航也深造其原誕登于岸回眎津流  
亦假涂爾况舟航乎紹定改元二月既望山  
陰王夢龍序

金陵記聞注辯

大字記聞  
小字注辯

饒魯

嘉熙己亥之夏余之金陵有問於余者曰無  
極之云未之前聞也是出於老子書 國朝

二十五小三十一

濼八

卅三

信

儒先獨濼溪有無極太極之說康節有無極

之前之說

無極二字固出於老子然邵子用  
之則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

之後陽分陰也周子用之則曰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

動又曰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如邵  
子之言則無極與有象爲二而無極專屬乎

陰靜如周子之言則無極太極一物也而陰  
陽動靜無不該焉是其字之所因者雖同而

意之所主者絕異且讀書窮理者將求其意  
乎抑泥其字乎若泥其字則體用二字出於

佛書而程子以之論忠恕活潑潑三字出於  
佛書而程子以之論費隱謂程子之學亦源

流於佛氏可乎朱子發以謂太極圖傳自穆伯長而

源流於濮上有是理也

朱氏得於所聞其說難憑獨潘誌

以為周子所自作它何所据

潘氏得於所見其說可据國

史載太極圖自無極而為太極胡本無自為

二字國史與胡本孰為可信且其曰太極本

無極安知其不曰自無極而為太極而太極

實根本於無極也

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通書云五行陰陽陰陽太

極或言無極而不言太極或言太極而不言無極明無極即太極太極即無極也又云是

萬為一一實萬分未聞言一之上復有所謂無也二字出於史官之妄增亦復何疑圖

六十四卷二四

潘

志

信

說以動靜為太極通書以動靜為神與易大

傳合矣本圖則以動靜為陰陽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又與圖說通書

之旨有異否也

圖說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為太極之動靜而非以動靜

為太極通書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為神之動靜而非以動靜為神易大傳亦然請詳之

至於本圖以動靜屬之陰陽而圖解謂動靜為太極所乘之機者亦曰動靜者氣而所以

動靜者理爾其與圖說通書亦易嘗有異旨耶蒲碣載周子嘗以仙

翁隱者自許與高僧道人放肆山水間寓懷

塵埃之外有高樓遐邇之意世人未必知之

也蒲周子之懿戚其知之審矣今事狀削之

果何所据耶通書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

學顏子之學則非仙翁况通書所說脩己治

人之道非一未聞有長生久視之說高樓遐

邇之意也且潘氏贈先生之詩有曰每懷顏

子能瞻聖猶笑梅真只隱仙又於誌文述先

生之語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

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

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詠歌

先王之道足矣此豈仙翁隱者之言耶蒲縞

以此稱述先生其見陋乎邢和叔濂溪與荆

矣事狀削之不亦宜乎

公語連日夜荆公退而深思至忘寢食蓋荆

公亦嘗從穆伯長學者周子與之語而合固

宜今何以見其無是事聞先生之言而說者

哉然考周子之進用在熙寧年間未必非荆公

之所引拔

按照熙寧初元呂正獻公爲中丞力

薦會趙清獻公在政府亦素知先生者遂自

永州通判擢授廣東路轉運判官故誌謂先

生廣東之除用清獻薦而呂氏童蒙訓亦記

先生啓謝正獻之語不其贊歎新政之語蒲縞以爲先生之手書此



固有所據也今何以信其無是語稱贊新政

抵書於己之云何足憑信且蒲礪作於先而

潘誌成於後今此語獨載於礪而不錄於誌

意者潘固已知其妄而削之也夫潘與蒲雖

皆不足以知先生之心然以蒲較潘潘賢於

蒲遠矣凡此恐當以潘為據邵氏聞見錄

記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

嘗言之上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又記宗孟為

左丞日嘗對神宗毀司馬公上曰司馬光

未論別事只辨樞密一節朕即位以來唯見

此人若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

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楊雄之賢上不樂

作而曰雄著劇素美新不佳也觀此則蒲之

為人可知矣其矯先生之言以諛新政也宜

哉二程先生固嘗受學於濂溪者然明道薦

賢於神宗以父表弟及弟為首何為不能

顯揚師道也明道薦賢乃熙寧二年為御史時

為神宗所知故特以為稱首若先生則趙

呂二公已交舉而拔擢之矣此所以不復及

之也數然明道當時所薦者數十人亦安知

先生不在其中且太中公自為郎後每迂輒

薦先生以自代父之所薦子必與聞故伊川

以是為太中之美而著之家傳以示萬世是

其心曷嘗不欲又嘗言吾接人多矣不雜者

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乃不曰四人

何也

三人友也先生師也胡可並論且程子之於三人皆嘗議其得失獨於先生有所稱而無所議非特尊師亦以心悅而誠服之故也師之所存道所存

也二程所與門人朋友問難往復之書不一

而足何獨簡於師門

書之有無存亡皆不可知

濂溪卒於

熙寧之六年橫渠卒於熙寧之八年二程之

於橫渠哭之甚哀獨於濂溪不聞其哭諸寢

門之外也程子嘗有言師不立服不可立也

顏子之於孔子當斬衰三年可也况伊川以

師道自尊如是安有師存而遂忘之師死而

遂倍之者耶

太中公家傳云公假倅南安時以獄掾周其知道與之爲友而

明道自云昔受學於周茂叔如此則是以程子而視先生乃父之執友而已之師也若死

而不哭不吊何足以爲程子哉至於濂溪誌銘則屬之於其

友墓碣則屬之於所親而門人高第反不得

與焉將濂溪之絕二程耶抑二程之自外於

濂溪也

不屬誌銘於門人高第此壽壽之罪也潘誌云壽壽烈次其狀來請銘蒲

碣云二甥求吾銘人謂先生以誌屬友以碣屬親何所據且先生以熙寧四年改葬其母

仙居縣大君誌稱幼孫二人曰壽燾後二年而先生歿然則壽燾蓋亦幼而未有所知也

其不能屬誌銘於門人高第奚恠哉考之二氏之書則誠不能

無少不同周子曰無極曰靜虛程子曰無大

虛皆實理也天下無實於理者周子曰靜無

而動有程子曰言无無則多无字言有無則

多有字有無與動靜同周子曰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

知道者孰能識之先生曰靜虛程子曰心若本虛程子曰皆實理也先

二十五十一四一 卷八 世八 信

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程子曰言有無則多有字言无無則多无字先生則曰無

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言無極而太極則無而非無也言太極本無極則有而非有

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先生則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又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動靜互根是無端也陰陽互根是無始也若夫靜無而動有則先生固曰靜而無靜動而

無動矣至於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程子亦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其言無

不合者周子謂一為要程子謂主一無適為

何疑耶周子謂一為要程子謂主一無適為

敬周子謂無欲故靜程子謂敬而無失為中

靜中須有物始得此其文義類多有不同者

先生以一爲學聖之要而程子教人以主敬  
先生以思爲聖功之本而程子教人以格物  
而程子以無極太極陰陽五行開示道之太原  
知化由通於禮樂此程子下學之功精密詳  
盡能因其師傳以益廣其所未備者也法始  
於伏羲而成乎堯詳略雖殊亦何害其爲同  
條而共貫哉若夫靜中有物則先生已曰靜  
而無  
靜矣  
程子之書其發天地之秘盡事物之情  
亦已至矣獨未嘗一言及於圖說與通書者  
固有深意也事有發於毫釐之間而其末流  
之差不倦尋丈之遠者窮理之君子所當辯

也案明道行狀稱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  
論道蓋太中公攝倅南安而先生爲嶽猿  
故明道兄弟因受學焉當是時先生年才甚  
少圖與書蓋未作也所謂論道者不過以其  
意口授之耳自是而後明道兄弟還于北而  
先生專仕于南声迹寔相遠矣唯明道嘗云  
再見先生雖不知的在何年然以詩可以興  
及吾與點也之語推之計亦早年耳竊意太  
極圖通書皆先生中年以後之所著而程子  
亦未之見也是以明道識端慤之壙銘李仲  
通之墓與伊川之論顏子好學其言天地賦  
予人物稟受之原雖皆不出乎圖書之意而  
於圖書之文字語言則未嘗及焉至於門人  
間辨之際亦未聞有援此以質疑者亦可見  
矣若曰程子以圖說通書爲害道而不語則  
無極靜虛之外如志李章乾損益動章之類

至平至實莫非切於學者之入德而亦不爲之拈出以示人何耶且無極之云雖出於老子而太極之云則出於孔子而程子俱未嘗一言及之豈程子亦以孔子之言爲害道而併黜之哉是其深意或者謂乎余不能答姑以質他有所在而非此之謂乎

**之同志云爾**或人之難余既隨事辨析於前矣然其所以立論之本意則以疑無極兩字而發余雖略爲言之然其義理至精未易以口舌辨也余謂或人但知以程子之所謂言有無者譏先生而不知其自墮於无無蓋以有無論道則氣外尋理心外求性固淪於老氏之虛無以无無論道則認氣爲理指心爲性亦將流於釋氏之作用所謂事有發於豪釐之間而未流之差不但尋丈之遠者要不可不兩致其察也惟先生之言

空一 二五四 廣八 四十 信

該貫有無而無此失此其所以光啓伊洛紫陽之傳而無弊也歟嗚呼是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抑或人雖疑先生而尚知尊信程子納約自牖或者其在是乎今試遍采程子所以稱述先生之語備錄于後使虛心平氣以玩之而有覺焉則亦庶乎其可反矣

明道先生言昔受學於周茂叔今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詩可以興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興點也之意

又曰周茂叔認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又曰吾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意

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

周茂叔看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荀子不知誠

又曰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良字可了

又曰周茂叔窮禪客

此條未詳或曰言其淡靜無欲如蕭然無

衣鉢之禪客也按潘誌先生宰南昌時得疾暴卒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弊篋錢不

滿數百此亦可見

又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在處

時嘗假伴南安軍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  
爲守所知公視其氣兒非常人與語果爲  
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  
代每遷授輒一薦之按太中公卒於元祐  
五年是時伊川年  
將六十矣以伊川平日權度之精法律之  
嚴而此傳又其晚歲所作使先生之學之  
道少有一毫之不得其正其肯  
確然以果爲學知道稱之哉

又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

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

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  
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或疑程子既聞先生論道而猶曰未知其  
要必待汎濫諸家出入老釋反求諸六經  
而後有得則是程子之道乃得之於六經  
而非得之於先生也殊不知聖賢教人雖  
能示之以道而不能使人自得於道故顏  
子之在孔門唯聞夫子終日之言而猶不  
能無堅高前後之感必博學於文以反諸  
約然後始有以見其所立之卓爾而無疑  
不然則是口耳之博而非心得矣程子所  
謂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  
體貼出來  
正謂此也

又指食卓問康節曰此卓安在在地上不知  
天地安在其處康節爲極論天地萬物之  
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  
茂叔論至此

又曰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  
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  
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  
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

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按先生自南安移郴縣令初平乃郴守也

今伊川自言嘗見初平問先生然則豈伊川亦嘗自南安侍先生之郴耶

又曰王拱辰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  
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

一本作風天小

畜君既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

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既此一事却過人謝  
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右歷考程子之書其所以稱述先生之



道德言行與其所以受學於先生而先生之所以發之者如此可謂尊之信之之至矣曾未聞有半言隻字微寓其不滿之意也公或人號爲尊信程子而乃反致疑於先生且併與程子而誣之其誤深矣蓋亦退省其所以偏蔽之原而速求反於大中至正之極不然信一己之私見違天下之公是非議先師疑惑後學其不獲免於名教也幾希是歲六月甲子謹書早瑞之西澗書堂

濂溪書院上梁文 郡齋士作

伏以道待人而後行當明正統黨有庠而孫業宜在西郊修輪奐之鼎新覺宮室之益壯用消吉日彙筆舉脩梁洪惟我 宋文明之朝實生濂溪賢哲之士不由師授探先天太極之精微得自心傳蘊靈齊月光風之氣象弗除

庭昔獨愛池蓮，明道得師有吾與。點也之意，  
伊川苦卓，猶子曰參乎之時，對卷君之名山。  
存先生之舊址，祠堂雖有書院，未與幸逢粉省。  
之望，郎來作碧油之賢牧，主盟吾道，知化民  
成俗之方，振起斯文，建親友隆師之地，垣墉  
作堵，匠石鳩工，堂備七尋，應許淵塞之在寢  
墻，高教初肯使韓莊之倚門，頓還洙泗之遺  
風，永作潯陽之勝事，上棟下宇，方觀不日而  
成春誦，夏絃，更喜如雲之盛，好相兒郎之偉  
同賡孺子之歌。

東 樓觀若蒼氣象，雄智是黉宮。公初始  
暮春同詠舞雩風。南 大學中庸要飽  
參，悠久誠明存。至理須知太極自，函三  
西 性學淵源賴指迷，從此四方承學士  
道原正統屬濂溪。北 屢棟渠渠仍翼  
翼，來游松佩得師資。端自賢侯諄誨力

上 宮室廣居猶大壯吟風弄月誦通書  
此樂元來無盡藏 下 負郭肯聞新學  
舍文風濟濟士彬彬服我史君能教化  
伏願上梁之後景行前哲啓迪後人詩書禮  
樂之克勤孝弟忠信之是講窮居里閭悟正  
心誠意之端達在朝廷盡尊主庇民之業無  
忘訓誨永戴循良

御書明屋上梁文

陳緯

海八

四六

伏以劔佩鏗鏘萃見濂溪之學門閭高大益  
昭雲漢之章非徒耀於衆觀蓋欲彰於 君  
賜於皇 聖世不闡斯文在新安則錫以紫  
陽之名於南康則賜以白鹿之扁于以覺人  
心而開天理于以繼絕學而興太平矧我元  
公取先諸老得抽關啓鑰之妙斥同門異口  
之非動而陽靜而陰理明隘隣及則賢過則  
生人識指歸濯嬰乎溢浦之濱築堂于蓮峯

之下死存舊址獨久高閣幸逢 皇上之右  
文每睠儒先之衛道諫大夫為天啓齒庸新  
鳳翥之華明師帥興學厲賢特侈鳩工之助  
鼎新輪奐觀改規模 御書揭而通書有光  
屋極建而太極並立巍巍乎宮墻數仞洋洋  
乎宗廟百官紫煙峯屹若在前惟仁者靜景  
星湖泓然居左迺聖之清物與思以俱新地  
因人而越勝愛蓮堂上各求所學之精翠草

亭前盡得其門而入輒陳韻語同舉脩梁

兒郎偉拋梁東 龍章所渥為元公卜吉

築虹得天助雲開晴日上簾櫳 西 考

亭使洛出濂溪諸賢會得圖書意孰謂斯

文不在茲 南 雨後前山覺勝藍寒鴈

又成書塔字行觀山色着青衫 北 入

門傑閣雲霄逼靜中萬物倚攔看生意周

流滿三極 上 此香一瓣誰飯嚮鄉坡

郡帥有功多會使斯堂成大壯 下 朋  
來仰止如嵩高華入門志學使伊顏盡要為先  
生壇道價

伏願上梁之後皇猷天廣名教曰尊冠我我  
而園門履沓沓而蒲戶伊顏志學人皆入自  
得焉竟舜君民誰能出不由此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朱熹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辛亥後學

朱熹劉清之張揚卿王阮周頤林用中趙希  
漢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隅陳吉直張彥先  
黃榦敬再拜于 濂溪先生祠下惟 先生  
承天畀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于我後  
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咸歎慕低回弗  
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 先生太極圖贊其  
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 先生之曾孫正卿  
彥卿玄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祀真卿是兼

善僧志南與真敬書以誌

留題書堂

李真

眉山李真敬謁 濂溪先生之祠與 先生  
五世孫澹蒲塘蔡念成晤語久之同來者普  
慈馮繼丹校程鈔真之子鏞侍嘉定癸酉孟  
夏朔

同前

安公直

尊賢重道興廢振墜以扶立世教興起人心

濂溪

四九

五

此爲政之先務也秦漢以來功利日勝義理  
不明祠所不當祠於其所當祠者勿忽焉不問  
惟忠定丞相守成都日創橫渠張先生祠市  
田以贍其後人至今蜀士詠思不已今江州  
史君恪守先訓鼎新 先生祠宇爲周氏後  
人立學一用忠定公遺規蜀人安公直祗拜  
祠下伏讀史君奠謁之詞蓋躬行 先生而  
有得者與俗吏庸夫視時之好尚而爲興廢

者相千萬也三歎之餘書于拙堂從游者嘉定釋師戒嘉定癸酉季秋七日

同前

魏了翁

嘉定十有五年秋七月庚申臨邛魏了翁及着山蔡震龍李从周合陽謝子欽資中侯李任揚約太舉李材着山張肇程立之臨邛高斯謀劔陽張資良溪會于濂溪書堂以易名得請告于元公室江山風月儀刑如在同遊之士各適其分充如也了翁之子近思約之子暉侍

同前

家大酉

眉山家大酉補外西歸敬拜元公周先生於濂溪之上游泳久之想像程純公吟風弄月時氣象尚庶幾萬一焉寶慶三稔仲秋上浣同前

吳昌裔

潼川吳昌裔東平劉震孫率塗仁范大溥表

墳蘇廷珪祗謁 先生祠下濯纓溪流仰高  
廬阜油然有發泛舟而還昌裔之子槩曩猶  
子寅震孫之子儒珍侍端平改元孟秋吉日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八

六一

五







